金史

二六



列傳第四十一　　金史一百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　國史領　經筵事臣脫脫奉　勅修

完顏仲元　完顏阿鄰　完顏霆

烏古論長壽　完顏佐　石抹仲溫

烏古論禮　蒲察阿里　奥屯襄

完顏蒲剌都　夾谷石里哥　朮甲臣嘉

紇石烈桓端　完顏阿里不孫　完顏鐵哥

納蘭胡魯剌

完顏仲元本姓郭氏中都人大安中李雄募兵仲元與完

顏阿鄰俱應募數有功貞祐三年與阿鄰俱累功至節度
仲元爲永定軍節度使賜姓完顏氏仲元在當時兵最強
號花帽軍人呼爲郭大相公以與阿鄰相別頃之兼本路
宣撫使八月遥授知河間府事數月改知濟南府事權山
東東路宣撫副使貞祐四年山東乏糧仲元軍三萬欲於
黃河之側或陝右分屯上書乞補京官且言恢復河朔之
策當詣闕面陳詔曰卿兄弟鳩集義旅所在立功忠義之
誠皎然可見朕以參政侯摯與卿素厚命於彼中行省應
悉朕心卿求入見其意固嘉東平方危正賴卿等相爲聲
援俟兵勢稍緩即從軍附河屯駐此時卿來蓋未晚也尚

思戮力朕不汝忘未幾改河北宣撫副使仲元部將李霆等積功至刺史提控仲元奏賜金牌霆等皆爲名將功名與仲元相埒仲元屢有功以本職爲從宜招撫使計約從坦等軍圖恢復詔以仲元軍猥多差爲三等上等備征伐中下給戍守懦弱者皆罷去紅襖賊千餘人據漣水縣仲元遣提控婁室率兵擊破之斬首數百敗祝春擒郭偉餘衆奔潰遂復漣水縣仲元兼單州經略使婁室遷兩階升職一等未幾仲元遥授知歸德府事是歲十月從軍盧氏改商州經略使權元帥右都監詔曰商虢潼關實相連屬卿思爲萬全之計未幾潼關失守仲元軍趨商虢復至嵩

汝皆弗及仲元上書曰去年六月臣嘗請於朝廷乞選名將督諸軍臣得推鋒身先士卒糧儲不繼竟不果行今將坐甲待敵則師老財殫日就困弊其大槩欲伐西夏以張兵勢又曰陝西一路最爲重地潼關禁坑及商州諸隘俱當預備向者中都居庸最爲要害乃由小嶺紫荆遶出我軍腹背受兵卒不能守近日由禁坑出遂失潼關可選精兵分地戍之其後乃置秦藍守禦及用兵西夏矣興定元年復爲單州經略使敗宋人二千于龜山復敗步騎千餘于盱眙敗紅襖于白里港獲老幼萬餘人皆縱遣之宋人圍海州仲元軍高橋令提控兀顏阿鄰領騎繞出其後夾

擊之宋兵觧去賜金帶優詔獎諭紅襖賊陷曹馬城剽掠
徐單之間提控高琬等分兵擊之俘生口二千三年仲元
奏州城旣固積糧二十萬石集鄉義軍萬餘人並閑訓練
足以守禦乞以所部渡河詔屯宿州與右都監紇石烈德
同行帥府事仲元有足疾蒲百日詔曰卿處置機務撫存
將士出兵使李辛可也四年兼保静軍節度使尋爲勸農
使五年爲鎭南節度使元光元年知鳳翔府事鳳翔被圍
左監軍石盞合喜來濟軍仲元讓合喜總兵事合喜曰公
素得衆心不必以官位見讓仲元請身先士卒諭諸將士
曰凡有竒功者即承制超擢及危急乃輙注四品以下顔

蓋蝦蟆力戰功最輒授通遠軍節度使圍解奏請擅除拜之罪宣宗嘉其功皆許之遷元帥右監軍授河北東路洮委必剌猛安賜金五十兩重幣十五端通犀帶優詔褒諭正大間爲兵部尚書皇太后衛尉卒仲元爲將沈毅有謀南渡後最稱名將云

完顏阿隣本姓郭氏以功俱賜姓完顏大安中李雄募兵阿隣與完顏仲元等俱應募數有功宣宗即位遷通州防禦使宣宗遷汴阿隣改同知河間府事兼清州防禦使將所部兵駐清滄控扼山東遷橫海軍節度使賜以國姓阿隣與山東路宣撫副使顏盞天澤不相能詔阿隣當與天

澤共濟國事無執偏見妄分彼此尋致泰定軍節度使山
東西路宣撫使是時仲元亦積功勞知濟南府賜姓完顏
與阿隣俱加從宜招撫使詔書獎諭且令計約涿州刺史
從坦等軍恢復中都於是仲元阿隣部兵猥多詔以三等
差第之上等備征伐中下戍守懦弱者罷去量給地以贍
其家阿隣所部黃鶴袖軍駐魚臺者桀驁不法掠平民劫
商旅道路不通有司乞徙于滕州詔阿隣就處置之頃之
破紅襖賊郝定于泗水縣柘溝村生擒郝定送京師斬之
近制賜本朝姓者凡以千人敗敵三千者賜及緦麻以上
敗二千人以上者賜及大功以上敗千人以上者賜止其

家阿隣既賜姓以兄守楫及從父兄弟爲請宰臣奏阿隣功止賜一家宣宗特詔許之至是仲元上奏曰臣頃在軍旅纔立微功遽蒙天恩賜之國姓非臣殺身所能仰報族兄徐州機察副使僧喜前汾州酒同監三喜前解州鹽管勾添童守興平縣監酒添福猶姓郭氏念臣與僧喜等昔同一家今爲兩族完顏阿隣與臣同功皇恩所加併及本族僧喜等四人乞依此例不許改輝州經略使阿隣有衆萬五千詔分五千隷東平行省其衆泣訴云我曹以國家多難奮義相從捐田宅離親戚轉戰至此誓同立功偕還鄉里今將分配他軍心實艱苦乞以全軍分駐懷衛輝州

之間捍蔽大河惟受阿隣節制阿隣亦不欲分之因以爲請宰臣奏若遂聽之非唯東平失備他將倣効皆不可使矣宣宗以爲然加遙授知河南府事應援陜西阿隣將兵八千西赴至潼關聞京兆已被圍游騎至華州陜西行院欲令阿隣駐軍商虢拒東向之路阿隣上奏臣本援陜西遇難而止豈人臣之節夫自古用兵步騎相參乃可以得志今乃各有所屬臨難不救互分彼此今臣所統皆步卒願賜馬軍千人則京兆之圍不足解矣宣宗謂皇太子曰阿隣赴難不回固善矣而軍勢單弱且駐內地以觀事變併以虢州兵五千付之使乘隙而進卿以此意諭之也與

定元年遷元帥右都監出秦州伐宋宋統制吳玠守皂角（角又作郊）堡城三重據山之鎮阿鄰分兵絕其汲路克其外城再克其次城宋兵縱火而出阿鄰以騎兵邀之遣步卒襲其後宋兵敗生獲吳玠及將校二百人馬數百匹糧萬石及兵甲衣襖復敗宋兵于裴家莊六谷中斬五百級墜澗死者甚衆又敗之于寒山嶺龍門關大石渡得粟二千餘石復敗之于稍子嶺斬首二千餘級生擒百人是時三月宿麥方滋阿鄰留兵守之巳而宋兵大至金兵敗阿鄰戰沒贈金紫光祿大夫西京留守

完顏霆本姓李氏中都寶坻人粗知書善騎射輕財好施

得鄉曲之譽貞祐初縣人共推霆爲四鄉部頭霆招集離散糾合義兵衆賴以安招撫司奏其事遷兩官霆與弟雲率衆數千巡邏固安永清間遥授寶坻縣丞充義軍都統劉璋説霆使出降霆縛送經略司遷三階攝寶坻令升都提控遥授同知通州軍州事中都食盡霆遣軍分護清滄河路召募貫船通餉道遥授同知清州防禦事從河北路宣撫使完顏仲元保清滄遥授通州刺史河北東路行軍提控佩金牌舊制宣撫副使乃佩金牌仲元奏臣軍三萬管軍官三人皆至五品乞各賜金牌廷議霆輩忠勇絶人遂與之攺大名路提控復取玉田三河香河三縣徙屯濵

棣淄留副將孫江守滄州江以滄州降于王檝而江將兵
圍觀州霆乃詐作書與孫江約同取滄州者王檝得其書
果疑孫江與霆有謀召江還殺之霆乃定觀州而還進官
三階充濵棣行軍都提控未幾遥授同知益都府事加宣
差都提控遷棣州防禦使賜姓完顏氏屯海州俄權單州
經略司事充宣差總領都提控興定元年泰安滕兗土冦
蠭起東平行省侯摯遣霆率兵討之降石花五夏全餘黨
二萬人老幼五萬口充權海州經略副使紅襖賊于忙兒
冦海州霆擊走之二年宋高太尉兵三萬駐朐山霆軍之
糧采野菜麥苗雜食之宋兵柵朐山下隔湖港霆作港中

暗橋遣萬户胡仲珪副統劉斌賫率死士由暗橋登山霆率兵四千人趨山下約以昏時舉火爲期上下夾擊宋兵大敗墜澗溺水死者不可勝計斬高太尉彭元帥于陣餘衆潰去遷安化軍節度使經略副使如故以其子爲符寶典書逾月宋兵復至霆逆戰駐兵城外夜半宋人乘虛踰城而入經略使阿不罕奴失剌率兵拒戰都統温迪罕五兒副統蒲察永成蒲察只魯身先士卒殺二百餘人城賴以完詔五兒等各遷兩階四年改集慶軍節度使兼同知歸德府事五年改定國軍節度使兼同知京兆府事擢其子爲護衛元光元年陝西行省白撒奏京兆南山密邇宋境

官民遷避其間者無慮百萬人可遣官鎮撫庶幾不生他變宣宗以爲然十月霆以本官爲安撫使守同知歸德府惟宏大司農丞郭皓爲副使分護百姓之遷南山者元光二年卒

烏古論長壽臨洮府第五將突門族人也本姓包氏襲父永本族都管泰和伐宋充緋翮翅軍千戶取床川寨及祐州宕昌辛城子以功進官二階貞祐初夏人攻會州統軍使署征行萬戶升副統與夏人戰於窄土峽先登陷陣賞銀五十兩戰東關堡以功署都統兼充安定定西保川西寧軍馬都彈壓詔録前後功遥授同知隴州防禦事世襲

本族都巡檢三年賜令姓攻蘭州程陳僧爲先鋒都統夏人圍臨洮扼渭堡內外不通統軍司募人偵候臨洮消息長壽應募馘二人擒一人問得臨洮及夏兵事勢以勞遷宣武將軍遥授通遠軍節度副使招降諸蕃族及熟羊寨秦州逋亡者復還懷遠大將軍升提控興定元年夏人大入隴西長壽拒戰遷平涼府治中兼節度副使充宣差鞏州規措官頃之遥授同知鳳翔府事兼同知通遠軍節度事提控如故興定二年遷同知臨洮府事與提控洮州刺史納蘭記僧分兵伐宋長壽由鹽川鎮進兵宋人守戍者走保馬頭山合諸部族兵來拒長壽擊敗之復破其援兵

四千於蕩川寨即趨宕昌縣破宋兵二千于八斜谷拔宕昌縣進攻西和州先敗其州兵明日木波兵三千與宋兵合依川爲陣長壽奮擊宋兵入保城堅壁不復出長壽乃還凡斬馘八千獲馬二百餘牛羊三萬器械軍實甚多納蘭記僧出洮州鐵城堡屢敗宋人完軍而還詔賞鳳翔秦鞏伐宋將士長壽遥授隴安軍節度使同知通遠軍提控如故頃之長壽升總領都提控改通遠軍節度使夏人攻定西是時弟世顯已降夏人夏人執世顯至定西城下謂長壽曰若不速降即殺汝弟長壽不顧奮戰夏兵退加榮祿大夫賜金二十五兩重幣三端世顯既降二子公政重

壽當緣坐宣宗嘉長壽守定西功釋公政兄弟有司廪給之詔長壽曰汝父在戎行盡忠國事世顯之降必不得已汝求念國恩益思自效未幾夏人復攻會州行元帥府事石盞合喜發兵救未至夏人移兵臨洮長壽伏精兵五千于定西險要間敗夏兵三萬騎殺千餘人獲馬數百夏人已破西寧乃犯定西長壽擊却之斬首三百級既而三萬騎復至攻城甚急長壽乘城拒戰矢石如雨夏兵死者數千被創者衆乃解去是歲卒

完顏佐本姓梁氏初爲武清縣巡檢完顏𩒰住本姓李氏爲柳口鎮巡檢久之以佐爲都統𩒰住副之戍直沽寨貞

祐二年糺軍遣張暉等三人來招佐佐執之翌日劉永昌
率衆二十人持文書來署其年曰天賜佐擲之麾衆執永
昌及暉等併斬之宣宗嘉其功遷佐奉國上將軍遥授德
州防禦使斂住鎮國上將軍遥授同知河間府事皆賜姓
完顔氏詔曰自令有忠義如是者並一體遷授
贊曰古者天子胙土命氏漢以來乃有賜姓宣宗假以賞
一時之功郭仲元郭阿鄰以功皆賜國姓女奚烈資禄烏
古論長壽皆封疆之臣而賜以他姓貞祐以後賜姓有格
夫以名使人用之貴則貴用之賤則賤使人計功而得國
姓則以其貴者反賤矣完顔霆完顔佐皆賜國姓者併附

于此

石抹仲温本名老斡懿州胡土虎猛安人充護衛十人長太子僕正除同知武寧軍節度使事宿直將軍器物局使坐前在武寧造馬鞍虧直章宗原之改左衛將軍遷左副點檢坐征契丹逗遛降蔡州防禦使復召爲左副點檢遷知臨洮府事泰和伐宋青宜可內附進爵二級賜銀二百五十兩重幣十端詔曰青宜可之來乃汝管內與有勞爲比與青宜可相合其間諸事量宜而行頃之諸道進兵仲温以隴右步騎五千出鹽川八年罷兵改知河中府崇慶初遷陝西統軍使貞祐二年宋人攻秦州仲温率兵敗之

尋充本路安撫使改鎮南軍節度使致仕興定三年卒
烏古論禮本名六斤益都猛安人充習騎累擢近侍局直
長轉本局副使左衛副將軍坐授沁南軍節度使兖王永
成名馬王帶杖一百削官解職起爲蒲速碗羣牧副使改
武庫署令宿直將軍復爲左衛副將軍順州刺史累遷武
寧軍節度泰和伐宋爲山東路兵馬都統副使兼副統軍
安化軍節度八年宋人請盟罷兵馬都統官仍以節度兼
副統軍大安三年改知歸德府兼河南副統軍歷知河南
府至寧初改知太原府事貞祐二年兼河東北路安撫使
三年充本路宣撫使頃之兼左副元帥四年太原被圍未

幾圍解進官二階興定三年卒

蒲察阿里興州路人以廕補官充護衛十人長武器署令轉宿直將軍遷右衛副將軍宋兵犯分道鋪馳驛赴邊伺其入以伏兵掩之改提點器物局泰和伐宋從右副元帥匡爲副統攻宜城縣取之八年以功遷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大安元年同知南京留守事徙壽州防禦使遷興平軍節度使崇慶初遷元帥右都監明年轉左都監時都城被圍道路梗塞阿里由太原至真定率師赴援抵中山不克進貞祐二年移駐大名徵河南鎮防軍圖再舉衆既憚于行而阿里遇之有厚薄軍變遇害衆因逃散宣宗詔元帥

左都監完顏弼安集其軍赦首惡以下河南統軍司更加撫諭

奧屯襄本名添壽上京路人大定十年襲猛安丞相襄舉通練邊事授崇義軍節度副使改烏古里糺詳穩召爲都水少監石州刺史未幾爲平南盪江將軍以功陞壽州防禦使遷河南路副統軍兼同知歸德府事昌武軍節度使仍兼副統軍崇慶改元爲元帥左都監救西京至墨谷口一軍盡殪襄僅以身免坐是除名明年授上京兵馬使宣宗即位擢遼東路宣撫副使未幾改速頻路節度使兼同知上京留守事二年二月爲元帥右都監行元帥府事于

北京五月改留守兼前職俄遷宣撫使兼留守十一月詔
諭襄及遼東路宣撫使蒲鮮萬奴宣差蒲察五斤曰上京
遼東國家重地以卿等累效忠勤故委腹心意其協力盡
公以徇國家之急及詳來奏乃大不然朕將何賴自今每
事同心併力備禦機會一失悔之何及且師克在和善鈞
從衆尚懲前過以圖後功三年正月襄爲北京宣差提控
完顏習烈所害未幾習烈復爲其下所殺詔曲赦北京
完顏蒲刺都西南路按出灰必刺罕猛安人充護衛除泰
定軍節度副使以憂去官起復唐古部族節度副使從安
國軍移剌詳穩累官原州刺史坐買部内馬虧直奪官一

階降比京兵馬都指揮使寧遠軍刺史歷同知臨洮府西京留守事崇慶元年遷震武軍節度備禦有功遷一官初置東西面經略司就充西面經略使上言管內大和嶺諸隘屯兵控制邊要行元帥府輒分臣兵萬二千戍真定餘衆不足守禦近日復簡精銳二千七百人以往今見兵不滿萬老羸者十七八臣死固不足惜顧國家之事不可不慮新設經略移文西京太原河東取軍馬大數並稱非臣所統詔真定元帥府還其精銳二千七百人西京太原嵐州有警急約爲應援州郡皆不欲屬經略司遂罷經略官入爲簽樞密院事改左副點檢四年遷兵部尚書興定元

年致仕四年卒

夾谷石里哥上京路猛安人明昌五年進士泰州防禦判官補尚書省令史歷臨潢婆速路都總管判官累除刑部主事改薊州副提控駐軍大名俄遷翰林待制爲宿州提控與山東宣撫完顏弼攻大沫堌賊衆千餘逆戰石里哥以騎兵擊之盡殪提控没烈入自北門遂擒劉二祖以功遷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坐前在宿州掠良人爲生口當死特詔決杖八十徙洺州防禦使山東路副統軍坐不時進兵往宿遷取妻子解職起爲東平行軍提控興定元年破宋兵于宿州以功遙授安化軍節度使移定海軍卒

朮甲臣嘉北京路猛安人襲父謀克泰和伐宋隸陝西完顏綱麾下歷通州海州同知軍州事貞祐二年除武器署丞救集寧有功遷河南統軍判官拱衛直副都指揮使河南治中遥領綏州刺史兼延安治中就遷同知府事改同知河間府事興定元年行樞密院于壽州由壽泗渡淮伐宋二月破宋兵三千於漸湖灘斬三百級有詔蹂踐宋境上毋深入臣嘉駐霍丘楂岡村縱輕騎鈔掠焚毀積聚獲宋諜者張聰知宋兵二千屯高柳橋老幼甚衆其寨兩城環之以水臣嘉遣張聰持牒招之不從先令水軍徑渡攻之軍士牛青操戈刺門卒皆披靡散去遂登陴大軍繼之

夷其寨而還遇宋兵數千於梅景村臣嘉伏兵林間以步卒誘致之伏發宋兵潰追奔十餘里生擒其將阮世安等五人獲器仗甚衆二年賞征南功升職一等遷元帥右都監充陝西行省參議官四年兼金安軍節度使五年改知延安府事轉左都監駐兵京兆元光元年卒

紇石烈桓端西南路忽論宋割猛安人襲兄銀术可謀克泰和伐宋克行軍萬户破宋兵二千於蔡州加宣武將軍自壽州渡淮敗宋步騎一萬五千于鷄子嶺遂克安豐軍軍還除同知懷遠軍節度事權木典糺詳穩大安三年西京行省選充合扎萬户遙授同知清州防禦事改興平軍

節度副使遥授顯德軍節度副使徙東路宣撫司都統敗
移剌留哥萬五千衆于御河寨奪車數千兩降萬餘人加
驃騎衛上將軍遥授同知順天軍節度事貞祐二年爲宣
差副提控同知婆速路兵馬都總管行府事貞祐三年蒲
鮮萬奴取咸平東京瀋澄諸州及猛安謀克人亦多從之
者三月萬奴步騎九千侵婆速近境桓端遣都統温迪罕
怕哥輦擊却之四月復掠上古城遣都統兀顔鉢轄拒戰
萬奴別遣五千人攻望雲驛都統奥屯馬和尚擊之都統
夾谷合打破其衆數千于三义里五月都統温迪罕福壽
攻萬奴之衆于大寧鎮拔其壘其衆殲焉九月萬奴衆九

千人出宜風及湯池桓端率兵與戰其衆潰去因招唵吉斡都麻渾賓哥出臺蒼愛顏哥不灰活拙按出孛德烈隣十一猛安復來附擇其丁男補軍攻城邑之未下者貞祐四年桓端遣王汝弼由海道奏事宣宗嘉其功桓端遷遼海軍節度使同知行府事宣差提控如故婆速路溫甲海世襲猛安權同知府事溫迪罕哥不靄遷顯德軍節度使兼婆速府治中權判官前修起居注裴滿按帶遷兩階升二等王汝弼遷四階升四等餘將士有功者詔遼東宣撫承制遷賞是歲改邳州刺史充徐州界都提控紅襖賊數萬攻邳州桓端破之于黃山賊復來桓端薄其營走保北

山追擊敗之溺沂水死者甚衆賊數萬圍沂州同知防禦事僕散撒合突圍出求救桓端率兵赴之撒合還入沂州與桓端內外夾擊之殺萬餘人賊乃去樞密副使僕散安貞上其功因奏曰桓端天資忠實深有計畫曉習軍事撒合勇而有謀皆得軍民心乞加擢用桓端進金紫光祿大夫兼同知武寧軍節度事提控如故召爲勸農副使充都提控屯陳州興定元年自新息渡淮伐宋破中渡店至定城以少擊衆戰不留行未幾充宣差參議官復渡淮連破宋兵獲其將沈俊遷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宋人城守不出分兵攻其山寨水堡殺獲甚衆興定二年遷鎮南軍節度

使權元帥右都監數月改武衛軍都指揮使仍權右都監
行元帥府于息州徐州行樞密院石盞女魯歡剛愎自用
詔桓端以本官權簽樞密院事往代之四年冬上言竊聞
宋人與李全將併力來攻當預爲之防樞密院奏可召桓
端與朝臣面議尋有疾賜太醫御藥五年正月召至京師
疾病不能入見力疾草奏大略以南北皆用兵當豫防其
患及防河數策無何卒年四十五勑有司給喪事
完顏阿里不孫字彥成曷懶路泰申必剌猛安人明昌五
年進士調易州忻州軍事判官安豐縣令補尚書省令史
除興平軍節度副使應奉翰林文字轉修撰充元帥左監

軍紇石烈執中經歷官執中圍楚州縱兵大掠坐不諫正決杖五十大安初改户部員外郎鈞州刺史執中行樞密院於西京復以爲經歷官改威州刺史貞祐初累遷國子祭酒歷越王濮王傅改同知平陽府事兼本路宣撫副使召爲兵部侍郎遷翰林侍講學士改陝西路宣撫副使遷元帥左都監改河平軍節度使河北西路宣撫副使改御史中丞遼東宣撫副使再閱月權右副元帥參知政事遼東路行尚書省事賜御衣廐馬安山甲上京行省蒲察五斤奏其功賜金百兩絹百匹興定元年真拜參知政事權右副元帥行尚書省元帥府于婆速路承制除拜刺史以

下不恊是時蒲鮮萬奴據遼東侵掠婆速之境高麗畏其強助糧八萬石上京行省蒲察五斤入朝遼東兵勢愈弱五斤留江山守肇州江山亦頗懷去就及上京宣撫使蒲察移剌都改陝西行省參議官而伯德胡土遂有異志宣撫使海奴不迎制使坐而受詔阿里不孫械繫之頃之阿里不孫輒矯制大赦諸道衆乃稍安而請罪于朝初留哥據廣寧知廣寧府事温迪罕青狗居蓋州妻子留廣寧與伯德胡土約爲兄弟青狗兵隷阿里不孫內猜忌不協蒲察移剌都嘗奏青狗無隷阿里不孫宣宗乃召青狗青狗不受詔阿里不孫殺之胡土乃怨阿里不孫既而胡土率

衆伐高麗乃以兵戕殺阿里不孫權左都監納坦裕與監軍温迪罕哥不靄遥授東平判官參議軍事郭澍謀誅胡土未敢發會上京留守蒲察五斤遣副留守夾谷愛荅左右司員外郎抹撚獨魯詣裕計事裕以謀告二人二人許諾遂召胡土至帳中殺之阿里不孫已死朝廷始得矯赦奏疏詔有司獎諭未幾聞阿里不孫死于亂詔贈平章政事芮國公納合裕真授左都監哥不靄進一階愛荅獨魯郭澍遷官升職有差阿里不孫寛厚愛人敏於吏事能治劇要識者以為用之未盡云

完顔鐵哥性淳直體貌雄偉粗通書年二十四襲父速頻

路曷懶合打猛安授廣威將軍御下惠愛察廉除臨海軍節度副使改底剌糺詳穩丞相襄行省于北京鐵哥爲先鋒萬户有功丁毋憂服除遷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充右副元帥完顔匡副統號平南盪江將軍攻光化軍王統制以步騎出東門逆戰鐵哥擊却之拔鹿角奪門以入遂克之進攻襄陽爲前驅獲生口知江渡可涉處陰植標以識之大軍至鐵哥導之濟屢戰皆捷以勞進官兩階匡圍德安鐵哥總領攻城築壘于德安南鳳凰臺並城作甬道立鵝車對樓攻之擊走張統制兵時暑還屯鄧州兵罷進官兩階遷同知臨潢府事改西南路副招討宿州防禦使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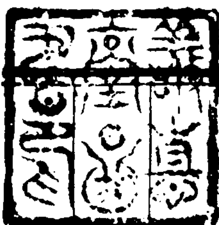
祐二年樞密使徒單度移剌以鐵哥充都統入衛中都遷東北路招討使兼德昌軍節度使蒲鮮萬奴在咸平忌鐵哥兵強牒取所部騎兵二千又召泰州軍三千及户口遷咸平鐵哥察其有異志不遣宣撫使承充召鐵哥赴上京命伐蒲與路既還適萬奴代承充爲宣撫使撫前不發軍罪下獄被害謚勇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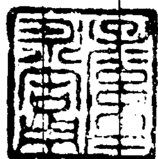
納蘭胡魯剌大名路怕魯歡猛安人性淳直寡言笑好讀書慱通今古承安二年進士第一除應奉翰林文字被詔括牛于臨潢上京等路丞相襄有田在肇州家奴匿牛不以實聞即械繫正其罪而盡括之於是豪民皆懼無敢匿

者使還襄稱能居父喪盡禮御史舉其清節服除轉修撰平章政事僕散端舉廉能有文采遷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從伐宋以勞加朝請大夫改禮部員外郎曹州刺史豪民僕散掃合立私渡於定陶閒逃兵盜刼皆籍爲囊槖累政莫敢問胡魯剌捕治之窮竟其黨闔郡肅然改沃州改南京路按察副使貞祐二年改泗州防禦使召爲吏部侍郎遷絳陽軍節度使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是時兵興胡魯剌完城郭繕器械料才壯爲鄉兵延問耆老招致儒士咨以備禦之策鹽米儲偫勸富民出粟郡賴以完賜詔褒諭加資善大夫官其次子吾申改權經略使被召以疾不

能行卒于絳州

贊曰泰和貞祐其間相去五年耳故將遺老往往在爲高琪得君宿將皆斥外矣高汝礪任職舊臣皆守藩矣假以重任其實疎之故石抹仲溫以下以見當時之將校爲





列傳第四十一



列傳第四十二　金史一百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勑修

納坦謀嘉　鄒谷　高霖

孟奎　烏林荅與　郭俁

溫迪罕達　王擴　移剌福僧

奧屯忠孝　蒲察思忠　紇石烈胡失門

完顏寓　斡勒合打　蒲察移剌都

納坦謀嘉上京路牙塔懶猛安人初習策論進士大定二十六年選入東宮教鄆王琮瀛王瓌讀書以終場舉人試

補上京提刑司書史以廉能著稱承安元年契丹陀鎖冠
掠韓州信州提刑司問諸書史誰入奏者皆難之謀嘉請
行五年特賜同進士出身調東京教授湯池主簿太學助
教丁母憂服闋累除翰林修撰兼修起居注監察御史貞
祐初遷吏部員外郎翰林待制侍御史完顏寓舉謀嘉才
行志在匡國可預軍政充元帥府經歷官中都被圍食且
盡胥鼎奏京師官民能贍足貧民者計所贍遷官皆先給
據謀嘉不受據而去中都危急謀嘉曰帥臣統數萬衆不
能出城一戰何如自縛請降邪宣宗議遷都謀嘉曰不可
河南地狹土薄他日宋夏交侵河北非我有矣當選諸王

分鎮遼東河南中都不可去也不聽頃之除唐州刺史入為太常少卿兼左拾遺遷鄭州防禦使改左諭德轉少詹事攝御史中丞未幾攝太子詹事興定元年潼關失守遷河南統軍使兼昌武軍節度使攝簽樞密院事行院許州汰去冗食軍士二千餘人上書諫伐宋不聽三年降潁州防禦使有告宋人將襲潁州者已而宋兵果至謀嘉有備乃引去有司上功不及告者謀嘉請而賞之四年召為翰林侍講學士兼兵部侍郎同修國史五年卒

鄒谷字應仲密州諸城人中大定十三年進士第累官瀋王府文學尚書省奏擬大理司直上曰司直爭論情法折

正疑難谷非所長也宰臣曰谷有吏才陜西河南訪察及
定課皆稱職上以谷爲同知曹州軍州事召爲刑部主事
轉北京臨潢提刑判官入爲大理寺丞尚書省黜差接送
伴宋國使官令史周昂具數貟呈請左司都事李炳乘醉
見之怒曰吾口舉兩人即是安用許爲命左右攬昂衣欲
杖之會左司官召昂去乃巳詈諸令史爲奴畜明日語權
令史李秉鈞曰吾豈惟箠罵汝進退去留亦皆在我羣吏
將陳訴會官劾奏事下大理寺議差接送伴官事當奏聞
炳謂口舉兩人當科違制谷曰口舉兩人一時之言當杖
贖攬昂衣欲加杖當决三十上曰李炳讀書人何乃至是

宰臣對曰李炳疾惡衆人不能容耳上曰炳誠過矣告者未必是也乃從谷議歷濟南彰德府治中吏部郎中河東按察副使沂州防禦使歷定海泰寧軍節度使泰和六年致仕貞祐初卒

高霖字子約東平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調符離主簿察廉遷泗水令再調安國軍節度判官以父憂還鄉里教授生徒恒數百人服除爲絳陽軍節度判官用薦舉召爲國史院編修官建言黃河所以爲民害者皆以河流有曲折適逢隘狹故致湍決按水經當疏其阨塞行所無事今若開雖分河以殺其勢可免數埽之勞凡捲埽工物皆取於

民大爲時病乞並河隄廣樹榆柳數年之後隄岸旣固埽材亦便民力漸省朝廷從之遷應奉翰林文字兼前職改監察御史丁毋憂起復太常博士改都水監丞簽陝西路按察司事體訪官員能否仍赴闕待對時南征調發繁急民稍稽滯有司皆坐失誤軍期罪霖言其枉悉出之授都水少監大安初爲燿州刺史三年遷河北東路按察副使改韓王傅兼翰林直學士崇慶初改工部侍郎兼直學士至寧元年八月霖奉儲術迎宣宗至新城勑霖南迎諸妃旣至賜錢千貫遷官三階二年除河平軍節度使兼都水監霖請城宜村爲衛州以護北門上從之入爲兵部尚書

知大興府事俄權參知政事與右丞相承暉行省于中都
尋改中都留守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平章政事抹撚盡忠
棄中都南奔霖與子義傑率其徒夜出不能進謂義傑曰
汝可求生吾死於此矣霖死義傑伏群屍中以免贈翰林
學士承旨令立碑鄉里歲時致祭訪其子孫録用謚文簡
孟奎字元秀遼陽人也大定二十一年進士調黎陽主簿
丁毋憂服闋調淄州軍事判官遷汲縣令察廉改定興令
補尚書省令史從參知政事馬琪塞澶淵決河改中都左
警巡使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禮接士大夫在其門者號冷
巖十俊奎其一也改都轉運司度支判官上京等路提刑

判官初遼東契丹判余里也嘗殺驛使大理司直有契丹人同名者有司輒繫之獄奎按因逮頻路讞而出之既而果獲其殺司直者遷同知西京路轉運使事置行樞密院于鎮寧充宣差規措所官給軍用改簽河東南北路按察司事武州刺史上言三事其一曰親民之寄令吏部之選頗輕使武夫計資而得權歸胥吏每縣宜參用士人使紀綱其事未幾改曹州刺史再調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使事旱詔審録中都路冤獄多平反大安初除博州防禦使凡屬縣事應赴州者不得泊於逆旅以防吏姦人便之改山東東西路安撫副使遷北京臨潢等路按察轉運使以本

官爲行六部侍郎劾奏監軍完顏訛出虛造功狀訛出坐
免官詔以全爲宣差都提控貞祐初以疾卒謚莊肅
烏林荅與本名合住大名路納鄰必刺猛安人充奉職奉
御尚食局直長兼頓舍除監察御史累官武勝軍節度使
北京按察轉運使太子詹事武衛軍都指揮使貞祐二年
知東平府事權宣撫副使改西安軍節度使入爲兵部尚
書上言按察轉運司拘榷錢穀糾彈非違此平時之治法
今四方兵動民心未定軍士動見刻削乞權罷按察及勸
農使又曰東平屯兵萬餘可運濱鹽易糧務給之又曰潼
關及黃河津要將校皆出卒伍類庸懦不可用乞選材武

者代之又曰兗曹濮濬諸郡皆可屯重兵勑州縣官勸民力穡至於防秋則清野保城下尚書省竟不施行新制科買軍器材物稽緩者並的決與奏有司必督責趣辦民將不堪可量罰月俸從之坐前在陝州市物虧直降鄭州防禦使尋召爲拱衛直都指揮使復爲兵部尚書興定三年卒

郭俣字伯有澤州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調長子主簿萊州觀察判官萊陽縣令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除大理司直丁毋憂起復太常博士左司都事御史臺舉俣及前應奉翰林文字張檝吏部主事王質刑部主事抹撚居中

通事舍人完顏合住弘文校理把掃合吏部架閣管勾烏
古論和尚尚書省令史溫迪罕思敬皆才幹可用詔各升
一等遷除俱平陽府治中張檝國子博士王質昭義軍節
度副使抹撚居中大理司直完顏合住侍儀司令把掃合
同知弘文院事烏古論和尚利涉軍節度副使溫迪罕思
敬同知定武軍節度事久之俱召爲同知登聞鼓院兼秘
書丞遷禮部郎中滕州刺史同知眞定府事上言每季合
注巡尉官吏刑兩部斟酌盜賊多寡處選注詔議行之改
中都西京按察副使遷國子祭酒泰和六年伐宋充宣差
山東安撫副使七年遷山東宣撫副使大安元年遷遼東

按察轉運使改中都路都轉運使泰定軍節度使陝西東路按察轉運使貞祐三年罷按察司仍充本路轉運使行六部尚書改河北西路轉運使致仕元光二年卒

溫迪罕達字子達本名謀古魯蓋州按春猛安人性敦厚寡言笑初舉進士廷試搜閱官易達貌小謂之曰汝欲求作官邪達曰取人以才學不以年貌衆咸異之明昌五年中第調固安主簿以憂去官服除調信州判官丞相襄辟行省幕府改順州刺史補尚書省令史除南京警巡使居父喪是時伐宋兵興起復給事行尚書省大安初遷德興府判官再遷監察御史宣宗遷汴以本職護送衛士妻子

復被詔運大名粟由御河抵通州事集遷一官轉戶部員外郎左司郎中遇繼母憂起復太常少卿充陝西元帥府經歷官興定元年召還攝侍御史上疏論伐宋略曰天時向暑士馬不利宜俟秋涼無不可者又曰遼東興王之地移剌都不能守走還南京度今之勢可令濮王守純行省蓋州駐兵合思罕以繫一方之心昔祖宗封建諸王錯峙相維以定大業今乃委諸疎外非計也宣宗曰一子非所愛但幼不更事詎能辦此逾月復上言天下輕重係于宰相邇來每令權攝甚無謂也今之將帥謀者不能戰戰者不能謀今豈無其人但用之未盡耳宣宗曰人才難知故

先試其稱否卿何患焉所謂用之未盡者爲誰對曰陝西
統軍使把胡魯忠直幹略知延安府古里甲石倫深沉有
謀能得士心雖有微過不足以累大宰相高琪高汝礪惡
其言俄充陝州行樞密院參議官二年召爲户部侍郎改
刑部兼左司諫同知集賢院改大理卿兼越王傅尋遷河
南統軍使昌武軍節度使行六部攝同簽樞密院行院許
州改集慶軍節度使是時東方荐饑逹上䟽曰亳州户舊
六萬今存者無十一何以爲州且今調發數倍于舊乞量
爲減免是歲大水碭山下邑野無居民轉運司方憂兵食
逹謾聞二縣無主稻田且萬頃收可數萬斛即具奏朝廷

大駭詔戸部尚書高夔佩虎符専治其事所獲無幾夔坐累抵罪遣自念失奏因感愧發病尋卒
王擴字充之中山永平人明昌五年進士調鄧州録事潤色律令文字遷懐安令猾吏張執中誣敗二令擴到官執中挈家避去改徐州觀察判官補尚書省令史除同知徳州防禦使事被詔賑貸山東西路饑民棣州尤甚擴輒限數外給之泰和伐宋山東盜賊起被安撫使張萬公牒提控督捕擴行章丘道中遇一男子舉止不常捕訊果歴城大盜也衆以爲有神冊遷監察御史被詔詳讞寃獄是時凡鬬殺奏決者章宗輒減死由是中外斷獄皆以出罪爲

賢擴謂同輩曰生者既讞地下之冤云何是時置三司治財擴上書曰大定間曹望之爲户部財用殷阜亦存乎人而已今三司職掌皆户部舊式其官乃户部之舊官其吏亦户部之舊吏何愚於户部而智於三司乎既而三司亦竟罷張煒職辦西北路糧草者數年失亡多尚書省奏擴考按會煒亦舉王謙自代王謙發其姦蠹擴按之無所假借煒舊與擴厚使人誘擴曰君不念同舍邪擴曰既奉詔安得顧故人哉大安中同知横海軍節度事簽河東北路按察事貞祐二年上書陳河東守禦策大槩謂分軍守隘兵散而不成軍聚之隘内軍合則勢重饋餉一塗以逸待

勞以主待客此上策也又曰軍校猥衆分例過優萬戶一負其費可給兵士三十人本路三從宜萬戶二百餘員十羊九牧類例可知乞以千人爲一軍擇望重者一人萬戶兩猛安四謀克足以教閱約束矣豈不簡易而省費哉又曰按察兼轉運本欲假糾劾之權以檢括錢穀邇來軍興糧道軍府得而制之令太原代嵐三軍皆其州府長官如令通掌資儲則弊立革按察之職舉矣又曰數免租稅科糴益繁民不爲恩徒增廩給教練無法軍不足用書奏不見省遷汴後召爲戶部侍郎遷南京路轉運使太府監奏羊瘦不可供御宣宗召擴詰問擴奏曰官無羊皆取於民

令民心未安宜崇節儉廷議肥瘠紛紛非所以示聖德也
宣宗首肯之平章政事高琪閱尚食物謂擴曰聖主焦勞
萬機賴膳羞以安養臣子宜盡心擴曰此自食監事何勞
宰相高琪默然銜之有司奪市人衣以給往戍潼關軍士
京師大擾擴白宰相請三日造之高琪怒不從潼關已破
大元兵至近郊遣擴行六部事規辦潼關芻糧戶部員外
郎張好禮往商虢過中牟不可進高琪奏擴畏避下吏論
死宣宗薄其責削兩階杖七十張好禮削三階杖六十降
爲遥授隴州防禦使行六部侍郎規辦秦鞏軍食逾月權
陝西東路轉運使行六部尚書致仕興定三年卒謚剛毅

擴博學多才梗直不容物以是不振於時云

移刺福僧東北路烏連苦河猛安人以蔭補吏部令史轉樞密院調滕州軍事判官歷甄官署直長幽王府司馬順義軍節度副使部內世襲猛安木吞掠民婦女藏之窟室人頗聞之無敢發其罪者福僧請于節度使願自効既跡得其所在率衆入索之得婦女四十三人木吞抵罪徙橫海軍轉同知開遠軍節度事簽北京臨潢按察事興中治中莫州刺史上言沿邊軍官私役軍人邊防不治及擾動等事按察司專一體究各路宣差提控嚴勒禁治詔尚書省行之大安初改沃州同知興中府事福僧督民繕治城

郭後濠爲禦守備百姓頗怨頃之兵果至攻其北城福僧
戰其北使備其西薄暮果攻其西以有備乃解去尋陞廣
寧崇慶元年秋福僧被牒如鄭郡大兵薄城其子銅和尚
率家奴拒戰廣寧賴之以完福僧還悉放奴爲良終不言
子之功識者多之未幾充遼東宣撫副使歲大饑福僧出
沿海倉粟先賑其民而後奏之優詔獎諭至寧元年除肇
王傅兼吏部郎中胡沙虎作難福僧稱疾不出宣宗封胡
沙虎澤王百官皆賀福僧不往胡沙虎欲撫而罪之詔除
福僧壽州防禦使貞祐三年遷山東西路按察轉運使是
歲按察司罷仍充轉運使久之致仕興定二年十一月庚

及宣宗御登賢門召致仕官兵部尚書完顏蒲剌都戶部
尚書蕭貢刑部尚書僕散偉工部尚書奧屯扎里吉翰林
學士完顏孛迭轉運使福僧河東北路轉運使趙重福沁
南軍節度使猪奮鎮南軍節度使石抹仲温泰定軍節度
使李元輔中衛尉完顏奴婢原州刺史紇石烈孛吉賜食
訪問時政得失福僧乃上書曰爲今之計惟先招徠糺人
選擇糺人舊有宿望雄辨者諭以恩信彼若內附然後中
都可復遼東可通今西北多虞而南鄙不敢撤戍芻糧調
度仰給河南賦役頻繁民力疲弊宜開宋人講和之端撫
定河朔養兵蓄銳策之上也又曰山東殘破羣盜滿野官

軍既少且無騎兵若宋人資以糧餉假以官爵爲患愈大當選才幹官克宣差招捕以恩賞諭使復業募其壯悍爲兵亦致勝之一也又曰自承安用兵軍中設監戰官論議之間動相矛盾不懲其失反以爲法若輩平居皆選材勇自衛一旦有急驅疲懦出戰寧不敗事罷之爲便書奏朝廷略施用焉元光元年卒

贊曰宣宗急於求賢而使小人間之悅於直言而使邪說亂之貞祐興定之間豈無其人哉是故直言蔽於所惡羣才詘於見忌耳自納坦謀嘉以下可攷見焉

奧屯忠孝字全道本名牙哥懿州胡土虎猛安人幼孤事

母孝中大定二十二年進士科調蒲州司候察廉遷一官除校書郎兼太子司經三遷禮部員外郎遷翰林待制權户部侍郎佐參知政事胥持國治決河以勞進一階除河平軍節度使兼都水監遂疏七祖佛河及王村周平道口雞爪孫家港復開東明南陽岡馬蹄孫村諸河忠孝常曰河之爲患不免勞民復壘石爲岸十餘里民不勝其病矣改沁南軍坐前在衛州幻集妨農軍借民錢不令償由是貧富不相假貸軍民不相安降寧海州刺史改滑州歷同知南京留守遷定國軍節度使復爲沁南軍入爲太子少傅兼禮部尚書貞祐初議降衛紹王忠孝與蒲察思忠附

胡沙虎議語在思忠傳頃之拜參知政事中都圍急糧運
道絕詔忠孝搜括民間積粟存兩月食用悉令輸官酬以
銀鈔或僧道戒牒是時知大興府事胥鼎計畫軍食奏許
人納粟買官鼎已籍者忠存再括之令百姓兩輸欲為己
功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疏論之曰民食止存兩月而又
奪之使當絕食不獨歸咎有司而亦怨朝廷之不察也宣
宗善行信言命近臣與忠孝向審取焉謂忠孝曰國家本
欲得糧今既得矣姑從民便可也頃之行信復奏曰參政
奧屯忠孝平生矯偽不近人情急於功名詭異要譽慘刻
害物忍而不恤勾當河防河朔居民不勝其病軍負民錢

抑不令償東海欲用胡沙虎舉朝皆曰不可忠孝獨力薦及胡沙虎作難忠孝自謂有功詔議東海爵號忠孝請籍沒其子孫及論特末也則云不當籍沒其偏黨不公如此無事之時猶不容一相非才況今多故乃使此人與政如社稷何宣宗曰朕初即位當以禮進退大臣卿語其親知諷之求去可也行信以語右司郎中把胡魯把胡魯以宣宗意白忠孝忠孝靦然不聽頃之罷為太子太保出知濟南府事改知中山府尋薨年七十謚惠敏

蒲察思忠本名畏也隆安路合懶合兀主猛安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調文德漷陰主簿國子助教應奉翰林文字

太學博士累遷涿州刺史吏部郎中遷潞王傅被詔與翰林侍讀學士張行簡討論武成王廟配等列思忠奏曰伏見武成王廟配享諸將不以世代爲先後按唐祀典李靖李勣居吳起樂毅上聖朝太祖以二千之衆破百萬之師太宗克宋成此帝業秦王宗翰宋王宗望婁室谷神與前代之將各以功德閒列可也思忠論多矯飾不盡錄錄其頗有理者云遷大理卿兼左司諫同修國史泰和六年平章政事僕散揆宣撫河南詔以備禦攻守之法集百官議于尚書省廷臣尚多異議思忠曰宋人攻圍城邑動至數千不得爲小寇但當選擇賢將宜攻宜守臨時制變無不

可者上以為然頊之遷翰林侍講學士兼左諫議大夫大理卿同修國史如故再閱月兼知審官院正職外兼四職自思忠始宋人請和賜銀五十兩重綵十端丁母憂起復侍講學士兼諫議修史知審官院轉侍讀兼兵部侍郎貞祐初胡沙虎請廢衛紹王為庶人思忠與奧屯忠孝阿附胡沙虎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位以私已乎宣宗不從頊之遷太子太保兼侍讀修國史二年春享于太廟思忠攝太尉醉歐禮直官御史臺劾奏降祕書監兼同修國史頊之遷翰林學士同修國史卒

紇石烈胡失門上京路猛安人明昌五年進士累官補尚

書省令史除中都路度支判官調河北東路都勾判官累官翰林直學士大理卿右諫議大夫興定二年伐宋充元帥左都監紇石烈牙吾塔參議官牙吾塔至楚州不待行省僕散安貞節制輒進兵宋人堅壁不出野無所掠軍士疲乏餓死相望直前至江而復安貞劾奏之牙吾塔坐不奉詔約胡失門不矯正特詔原之改同知彰德府事五遷吏部尚書五年拜御史大夫元光元年兼大司農二年薨

宣宗輟朝百官致奠

完顏寓本名訛出西南路猛安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調河東北路提刑司知事改同知遼州軍州事召爲國史

院編修宮遷應奉翰林文字南京路轉運副使丁父憂起
復太府監丞改吏部員外郎大安初除知登聞檢院累遷
右司郎中翰林待制兼侍御史貞祐初議衛紹王事語在
衛紹王紀中都圍急詔於東華門置招賢所內外士庶皆
得言事或不次除官由是閭閻細民往往衒鬻求售王守
信者本一村夫敢爲大言以諸葛亮爲不知兵寓薦于朝
詔署行軍都統募市井無賴爲兵教閱進退跳擲大槩似
童戲其陣法大書古今相對四字於旗上作黃布袍緇巾
纖牌各三十六事牛頭響環六十四枚欲以怖敵而走之
大率皆誕妄因與其衆出城殺百姓之樵採者以爲功賈

耐兒者本歧路小說人俚語詼嘲以取衣食製運糧車千两是時材木甚艱所費浩大觀者皆竊笑之草澤李棟在衛紹王時嘗事司天監李天惠依附天文假託占卜趨走貴臣俱爲司天官棟嘗密奏白氣貫紫微主京師兵亂幸不貫徹得不成禍既而高琪殺胡沙虎宣宗愈益信之左諫議大夫張行信奏曰狂子庸流猥蒙拔擢參預機務甚無謂也司天之官占見天象據經陳奏使人主飭己修政轉禍爲福如有天象乞令諸監官公同陳奏所見或異則各以狀聞不宜偏聽也上召行信與寓面訂守信事復與近侍就決于高琪高琪言守信不可用上乃以行信之言

爲然頃之寓遷禮部侍郎改東京副留守隴州防禦使遷安化軍節度使兼山東路統軍副使興定元年四月詔寓以本官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和輯苗道潤移剌鐵哥軍事語在道潤傳十二月密州破寓爲亂軍所殺

斡勒合打蓋州本得山猛安人以蔭補官充親軍調陰山尉縣當兵衝合打率土豪官兵身先行陣貞祐初以功遷本縣令縣升爲忠州合打充刺史州被兵久耕桑俱廢詔徙其民于太和嶺南合打遥授同知太原府事仍領其衆俄以本官遥授彰國軍節度使權河東北路宣撫副使督糧餉往代州合打不欲行因與宣撫使完顏伯嘉爭辨合

打恐伯嘉奏聞乃先奏伯嘉辱己御史臺廉得其事未及奏伯嘉合打皆改遷合打改武寧軍節度使數月召爲勸農使久之爲金安軍節度使興定元年復爲勸農使歷知河間府權元帥右都監行元帥府事駐兵蔡息間權同簽樞密院事守河清改知歸德府事合打屢守邊要無他將略雖未嘗敗北亦無大功元光元年卒

蒲察移剌都東京猛安人父吾迭太子太傅致仕移剌都勇健多力充護衛十人長調同知泰州防禦使事武衛軍鈐轄以憂去官起復武器署令從軍兵潰被執貞祐二年與降兵萬餘人俱脫歸遷隆安府治中賜銀百兩重幣六

端遥授信州刺史有功遷蒲與路節度使兼同知上京留守事進三階改知隆安府事逾年充遼東上京等路宣撫使兼左副元帥再閱月就拜尚書右丞移剌都與上京行省蒲察五斤爭權及奪隆安戰馬擅造銀牌睚眦殺人已而矯稱宣召棄隆安赴南京宣宗皆釋不問除知河南府事俄改元帥左監軍權左副元帥充陝西行省參議官無何兼陝西路統軍使興定二年四月改簽樞密院事權右副元帥行樞密院於鄧州御史臺奏移剌都在軍中買沙覆道盜用官銀矯制收禁書指斥鑾輿使親軍守門護衛押宿擬前後衛仗婢妾効內人粧飾等數事詔吏部尚書

阿不罕斜不失鞨之坐是誅

贊曰讀金史至張行信論奧屯忠孝事曰嗟乎宣宗之不足與有爲也如此夫進退宰執豈無其道也哉語其親知諷之求去豈禮邪是故奧屯忠孝蒲察思忠之黨比紇石烈胡失門之疲衆完顔寓之輕信誤國斡勤合打之詆訟上官於是曾不之罪失政刑矣豈小懲大誡之道哉

列傳第四十二

列傳第四十三　　　　金史一百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勑修

程寀　　任熊祥　　孔璠子拯
范拱　　張用直　　劉樞
王翛　　楊伯雄兄伯淵　　蕭貢
溫迪罕締達　　張翰　　任天寵

程寀字公弼燕之析津人祖冀仕遼廣德軍節度使冀凡六男父子皆擢科第士族號其家爲程一舉冀次子四穆遼崇義軍節度使寀四穆之季子也自幼如成人及冠篤

學中進士甲科累遷殿中丞天輔七年太祖入燕授尚書都官員外郎錦州安昌令累加起居郎爲史館修撰以從軍有勞加少府少監熙宗時歷翰林待制兼右諫議大夫宷上疏言事其略曰殿前點檢司古殿巖環衛之任所以肅禁籞尊天子備不虞也臣卒得近清光從天子覲時畋之禮比見陛下校獵凡羽衛從臣無貴賤皆得執弓矢馳逐而聖駕崎嶇沙礫之地加之林木叢欝易以迷失是日自卯及申百官始出沙漠獨不知車駕何在瞻望久之始有騎來報皇帝從數騎已至行在竊惟古天子出入警蹕清道而行至於楚畋雲夢漢獵長楊皆大陳兵衛以備非

常陛下膺祖宗付託之重奈何獨與數騎出入林麓沙漠之中前無斥候後無羽衛甚非肅禁蹕之意也臣願陛下熟計之後若復獵當預戒有司圖上獵地具其可否然後下令清道而行擇衝要稍平之地爲駐蹕之所簡忠義爪牙之士統以親信腹心之臣警衛左右俟其麋鹿既來然後馳射仍先遣搜閱林藪明立幖幟爲出入之馳道不然後恐貽宗廟社稷之憂又曰臣伏讀唐史追尊高祖以下諡號或加至十八字前宋大中祥符間亦加至十六字亡遼因之近陛下亦受崇天體道欽明文武聖德十字臣竊謂人臣以歸美報上爲忠天子以追崇祖考爲孝太祖武

元皇帝受命開基八年之間奄有天下功德茂盛振古無前比謚武元二字理或未安何以示將來臣願詔有司定議謚號庶幾上慰祖宗在天之靈使耿光丕烈傳于無窮又曰古者天子皆有巡狩無非事者或省察風俗或審理冤獄或問民疾苦以布宣德澤皆巡狩之名也國家肇興誠恐郡國新民逐末棄本習舊染之汙奢侈詐僞或有不明之獄僭濫之刑或力役無時四民失業今鑾輅省方將憲古行事臣願天心洞照委之長貳釐正風俗或置匭匣以申冤枉或遣使郡國問民無告皆古巡狩之事昔漢昭帝問疾苦光武求民瘼如此則和氣通天下丕平可坐而

待也又曰臣聞善醫者不視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
而已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否而已
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
害脉病而肥者危矣是故四肢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
矣天下雖無事不足矜也綱紀而已矣尚書省天子喉舌
之官綱紀在焉臣願詔尚書省戒勵百官各揚其職以立
綱紀如吏部天官以進賢退不肖為任誠使升黜有科任
得其人則綱紀理而民受其賜前代興替未始不由此者
虞舜不告而娶二妃帝嚳娶四妃法天之四星周文王一
后三夫人嬪御有數選求淑媛以充後宮帝王之制也然

女無美惡入宮見姤陛下欲廣嗣續不可不知而告戒之
又曰臣伏見本朝富有四海禮樂制度莫不一新宫禁之
制尚未嚴密胥吏健卒之輩皆得出入莫有呵止至淆混
而無別雖有闌入之法久尚未行甚非嚴禁衛明法令之
意陛下不可不知而必行疏奏上嘉納之於是始命有司
議贈上太祖尊謚皇統八年十二月由翰林侍講學士爲
横海軍節度使移彰德軍節度使卒官年六十二寀剛直
耿介不諂奉權貴以希苟進有古君子之風云
任熊祥字子仁八代祖圜爲後唐宰相圜孫膺隨石晉北
遷遂爲燕人熊祥登遼天慶八年進士第爲樞密院令史

大祖平燕以其地畀宋熊祥至汴授武當丞宋法新附官不釐務熊祥言於郡守楊晳曰既不與事請止給半俸以養親晳雖不許而喜其廉金人取均房州熊祥歸朝復爲樞密院令史時西京留守高慶裔攝院事無敢忤其意者熊祥未嘗阿意事之其後杜充劉筈同知燕京行省法制未一日有異論熊祥爲折衷之歷深磁州刺史開封少尹行臺工部郎中同知汴京留守事天德初爲山東東路轉運使改鎭西軍節度使是時詔徐文張弘信討東海縣弘信逗遛稱疾不進決杖二百熊祥被詔爲會試主文以事不避難臣之職爲賦題及御題熊祥復以賞罰之令信如

四時爲賦題海陵大喜以爲翰林侍讀學士大定初起爲太子少師時契丹賊窩斡竊號北鄙用兵未息上以爲憂詔公卿百官議所以招伐之宜衆皆異議熊祥徐進曰陛下以勞民爲憂用兵爲重莫若以恩信招懷之上問孰可使者對曰臣雖老憑國威靈尚堪一行上曰卿老矣無煩爲此七年復致仕熊祥事母以孝聞母沒時熊祥年已七十不食三日人皆稱之卒于家

孔璠字文老至聖文宣王四十九代孫故宋朝奉郎襲封端友弟端操之子齊阜昌三年補迪功郎襲封衍聖公主管祀事天會十五年齊國廢熙宗即位興制度禮樂立孔

子廟於上京天眷三年詔求孔子後加璠承奉郎襲封衍聖公奉祀事是時熈宗頗讀論語尚書春秋左氏傳及諸史通曆唐律乙夜乃罷皇統元年三月戊午上謁奠孔子廟北面再拜顧謂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爲悔大凡爲善不可不勉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萬世高仰如此皇統三年璠卒子拯襲封加文林郎拯字元濟天德二年定襲封衍聖公俸格有加于常品是歲立國子監久之加拯承直郎大定元年卒弟總襲封加文林郎總字元會大定二十年召總至京師欲與之官尚書省奏總主先聖祀事若加任使守奉有闕上曰然乃授

曲阜縣令明昌元年卒子元措襲封加文林郎元措字夢得三年四月詔曰衍聖公視四品階止八品不稱可超遷中議大夫永著于令四年八月丁未章宗行釋奠禮北面再拜親王百官六學生員陪位承安二年正月詔元措兼曲阜縣令仍世襲元措歷事宣宗哀宗後歸

大元終焉四十八代端甫者明昌初學士党懷英薦其年德俱高讀書樂道該通古學召至京師特賜王澤榜及第除將仕郎小學教授以主簿奉致仕

范拱字清叔濟南人九歲能屬文深於易學宋末登進士第調廣濟軍曹權邦彥辟爲書記攝學事劉豫鎮東拱撰

謁廟文豫奇之深加賞識拱獻六箴齊國建累擢中書舍人上初政錄十五篇一曰得民二曰命將三曰簡禮四曰納諫五曰遠圖六曰治亂七曰舉賢八曰守令九曰延問十曰畏慎十一曰節祥瑞十二曰戒雷同十三曰用人十四曰御將十五曰御軍豫納其說而不能盡用也久之權尚書右丞進左丞兼門下侍郎豫以什一稅民名爲古法其實裒歛而刑法嚴急吏夤緣爲姦民久罹兵革益窮困陷罪者衆境内苦之右丞相張孝純及拱兄侍郎巽極言其弊請仍因履畝之法豫不從巽坐貶官自是無復敢言者拱曰吾言之則爲黨兄不言則百姓困斃吾執政也寧

爲百姓言之乃上疏其大略以爲國家懲亡宋重斂弊什一稅民本務優恤官吏奉行太急驅民犯禁非長久計也豫雖未即從而亦不加譴拱令刑部條上諸路以稅抵罪者凡千餘人豫見其多乃更爲五等稅法民猶以爲重也齊廢梁王宗弼領行臺省事拱爲官屬宗弼訪求百姓利病拱以減稅爲請宗弼從之減舊三分之一民始蘇息拱愼許可而推轂士李南張輔劉長言皆拱薦也長言自汝州郟城酒監擢省郎人不知其所以進拱亦不自言也以久病乞近郡除淄州刺史皇統四年以疾求退以通議大夫致仕齋居讀書罕對妻子世宗在濟南聞其名大定初

拱上封事七年召赴闕除太常卿議郊祀或有言前代都長安及汴洛以太華等山列爲五岳今既都燕當別議五岳名寺僚取嵩高疏周都豐鎬以吳嶽爲西岳拱以爲非是議略曰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以此言之未嘗據所都而改岳祀也後遂不改拱嘗言禮官當守禮法官當守法若漢張釋之可謂能守法矣故其議論確然不可移奪九年復致仕卒于家年七十四

張用直臨潢人少以學行稱遼王宗幹聞之延置門下海陵與其兄充皆從之學天眷二年以教宗子賜進士及第除禮部郎中皇統四年爲宣徽判官歷橫海軍節度副使

改寧州刺史海陵即位召為簽書徽政院事太常卿太子詹事海陵嘗謂用直曰朕雖不能博通經史亦粗有所聞皆卿平昔輔導之力太子方就學宜善道之朕父子並受卿學亦儒者之榮也為賀宋國正旦使卒于汴海陵深悼惜之遣使迎護其喪官給道途費喪至親臨奠賜錢千萬其養子始七歲特受武義將軍

劉樞字居中通州三河人少以良家子從軍屯河間同輩皆騎射獨樞刻意經史登天眷二年進士調唐山主簿改飛狐令蔚州刺史恃功貪汙無所顧忌屬邑皆厭苦之樞一無所應乃摭以他事繫獄將致之死郡人有憐樞者道

樞脫走訴於朝會廉察使至守倅而下皆抵罪廢獨樞治
狀入優等躐遷奉直大夫張浩營建燕京宮室選樞分治
工役遷尚書刑部員外郎鞫治太原尹徒單阿里虎出反
狀旬日獄具轉工部郎中進本部侍郎正隆末從軍還自
江上大定初與左司郎中王蔚右司員外郎王全俱出補
外樞爲南京路轉運使事初世宗欲復用樞等御史臺奏
樞等在正隆時皆以巧進敗法蠹政人多怨嫉之上以樞
等頗幹濟猶用之戒之曰能悛心改過必加升擢不然則
斥汝等矣是時阿勒根彥忠爲南京都轉運使不閑吏事
故用樞以佐之遷山東路轉運使改中都路轉運使大定

四年卒于官

王脩字脩然涿州人也登皇統二年進士第由尚書省令史除同知霸州事累遷刑部員外郎坐請囑故人姦罪杖四十降授泰定軍節度副使四遷大興府治中授户部侍郎世宗謂宰臣曰王脩前爲外官聞有剛直名今聞專務出罪爲陰德事多非理從輕又巧倖偷安若果剛直則當忘身以爲國履正以無偏何必賣法以徼福耶尋命賑濟密雲等三十六縣猛安人户冒請粟三萬餘石爲尚書省奏奪官一階出爲同知北京留守事上曰人多言王脩能官以朕觀之凡事不肯盡力直一老姦耳二十四年遷遼

東路轉運使歲餘改顯德軍節度使以前任轉運使搜厚倉使王祺致死追兩官解職勑杖七十降授鄭州防禦使章宗即位擢同知大興府事審録官奏脩前任顯德潔廉剛直軍吏歛迹無訟獄遷禮部尚書兼大理卿使宋還會改葬太師廣平郡王徒單貞貞章宗母孝懿皇后父也帝欲用前代故事班劒鼓吹羽葆等儀衛宰臣以貞與秖熙宗誅死意難之於是詔下禮官議脩言晉葬丞相王導給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劒百人唐以來大駕鹵簿有班劒其王公以下鹵簿並無班劒兼羽葆非臣下所宜用國朝葬大臣亦無之上先知唐葬大臣李靖等皆用班劒羽葆

怒曰典故所無固可從然用之亦不過禮一日詔脩及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張暐詣殿門諭之曰朝廷之事汝諫官禮官即當辯析且小民言可採朕尚從之況卿等乎自今議事毋但附合尚書省明昌二年改知大興府事時僧徒多游貴戚門脩惡之乃禁僧午後不得出寺嘗一僧犯禁皇姑大長公主爲請脩曰奉主命即令出之立召僧杖一百死京師肅然後坐故出人罪復削官解職明年特授定海軍節度使諭旨曰卿賦性太剛率意行事乃自陷於刑若踰年降叙念卿入仕久頗有執持故特起於罪謫之中授以見職且彼歲歉民飢盜賊多須用舊人鎮撫庶得

安治勉盡乃心以圖後效未幾表乞致仕上曰脩能幹者得力爲多不許復申請從之泰和七年卒年七十五脩性剛嚴臨事果決吏民憚其威雖豪右不敢犯承安間知大興府事闕詔諭宰臣曰可選極有風力如王脩輩者用之其爲上所知如此

楊伯雄字希雲眞定藁城人八世祖彥稠後唐清泰中爲定州兵馬使後隨晉主北還遂居臨潢父丘行太子左衛率府率伯雄登皇統二年進士海陵留守中京丘行在幕府伯雄來省視海陵見之深加器重久之調韓州軍事判官有二盜詐稱買販逆旅主人見欺至州署陳訴實欲劫

取伯雄伯雄心覺其詐執而詰之并獲其黨十餘人一郡
駭服遷應奉翰林文字是時海陵執政自以舊知伯雄屬
之使時時至其第伯雄諾之而不往也日海陵怪問之對
曰君子受知於人當以禮進附麗奔走非素志也由是愈
厚待之海陵篡立數月遷右補闕改修起居注海陵銳於
求治講論每至夜分嘗問曰人君治天下其道何貴對曰
貴靜海陵默然明日復謂曰我遷諸部猛安分屯邊戍前
夕之對豈指是爲非靜邪對曰徙兵分屯使南北相維長
策也所謂靜者乃不擾之耳乙夜復問鬼神事伯雄進曰
漢文帝召見賈生夜半前席不問百姓而問鬼神後世頗

讖之陛下不以臣愚陋卑及天下大計鬼神之事未之學
也海陵曰但言之以釋求夜倦思伯雄不得已乃曰臣家
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免罪荅曰汝置一
曆白日所爲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不可爲也海陵爲之
改容夏日海陵登瑞雲樓納涼命伯雄賦詩其卒章云六
月不知蒸鬱到清涼會與萬方同海陵忻然以示左右曰
伯雄出語不忘規戒爲人臣當如是矣再遷兵部員外郎
丁父憂起復翰林待制兼修起居注遷直學士再遷右諫
議大夫兼著作郎修起居注如故皇子慎思阿不薨伯雄
坐與同直者竊議被責語在海陵諸子傳海陵議征江南

伯雄奏晉武平吳皆命將帥何嘗親總戎律不聽乃落起居注不復召見大定初除大興少尹丁母憂顯宗爲皇太子選東宮官屬張浩薦伯雄起復少詹事兄子蟠爲左贊善言聽諫從時論榮之集古太子賢不肖爲書號瑶山往鑒進之及進羽獵保成等箴皆見嘉納復爲左諫議大夫翰林直學士會太子詹事闕宰相復舉伯雄上曰伯雄不可去朕左右而東宮亦須輔導遂以太子詹事兼諫議六年上幸西京欲因往涼陘避暑伯雄率衆諫官入諫上曰朕徐思之伯雄言之不已同列皆引退久之乃起是年至涼陘徼巡果有踈虞上思伯雄之言及還遷禮部尚書謂

近臣曰群臣有幹局者衆矣如伯雄忠實皆莫及也上謂伯雄曰龍逢比干皆以忠諫而死使遇明君豈有是哉伯雄對曰魏徵願爲良臣正謂遇明君耳因顧謂宰相曰書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朕與卿等共治天下有事可否即當面陳卿等致位卿相正行道揚名之時偷安自便徼倖一時如後世何群臣皆稱萬歲十二年改沁南軍節度使召爲翰林學士承旨丞相石琚致仕上問誰可代卿者琚對曰伯雄可時論以琚舉得其人復權詹事伯雄知無不言匡救弘多後宮僚有詭隨者人必稱揚詹事以愧之除定武軍節度使改平陽尹先是張浩治平陽有惠政及伯

雄爲尹百姓稱之曰前有張後有楊徙河中尹卒年六十
五謚莊獻弟伯傑伯仁族兄伯淵
伯淵字宗之父丘文遼中書舍人伯淵早孤事母以孝聞
踈財好施喜收古書天會初以名家子補尚書省令史十
四年賜進士第歷吏禮二部主事御前承應文字秩滿除
同知永定軍節度使事召爲司計郎中知平定軍用廉遷
平州路轉運使知泰安軍有惠政百姓刻石紀其事四遷
山東東路轉運使正隆末群盜蠭起州郡往往罹害獨濟
南賴伯淵保全大定三年致仕卒于家
蕭貢字眞卿京兆咸陽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調鎮戎州

判官涇陽令涇州觀察判官補尚書省令史舊例試補兩
月乃補用貢至數日執政以爲能即用之擢監察御史提
刑司奏涇州有美政遷北京轉運副使親老歸養左丞董
師中右丞楊伯通薦其文學除翰林修撰上書論比年之
弊人才不以器識操履巧于案牘不涉吏議者爲工用人
不務因才授官惟泥資敘名器不務慎與人多僥倖守令
不務才實民罹其害伏望擢眞才以振澆俗核功能以理
職業慎名器以抑僥倖重守令以厚邦本然後政化可行
百事可舉矣詔詞臣作唐用董重質誅郭誼得失論貢爲
第一賜重幣四端貢論時政五弊言路四難詞意切至改

治書侍御史丁父憂起復改右司員外郎尋轉郎中遷國
子祭酒兼太常少卿與陳大任刋修遼史改刑部侍郎歷
同知大興府事德州防禦使三遷河東北路按察轉運使
大安末改彰德軍節度使坐兵興不能守城亡失百姓降
同知通遠軍節度事未幾改靜難軍節度使歷河東北路
南京路轉運使御史中丞户部尚書南京戒嚴坐乏軍儲
詔釋不問興定元年致仕元光二年卒謚文簡貢好學讀
書至老不倦有注史記一百卷
溫迪罕締達該習經史以女直字出身累官國史院編修
官初丞相希尹制女直字設學校使訛离剌等教之其後

學者漸盛轉習經史故納合椿年紇石烈良弼皆由此致位宰相締達最號精深大定十二年詔締達所教生員習作詩策若有文采量才任使其自願從學者聽十三年設女直進士科是歲徒單鎰等二十七人登第十五年締達遷著作佐郎與編修官宗璧尚書省譯史阿魯吏部令史張克忠譯解經書累遷祕書丞十九年改左贊善以母老求養顯宗使內直丞六斤謂締達曰贊善初未除此官天子謂孤曰朕得一出倫之才學問該貫當令輔汝德義既數日贊善除此官自謂親炙德義不勝其喜未可去也勿難于懷父之轉翰林待制卒明昌五年贈翰林學士承旨

謚文成子二十章宗即位以爲符寳典書累官左諫議大夫貞祐四年上疏略曰今邊備未撤征調不休州縣長吏不知愛養其民督責徵科鞭笞逼迫急於星火文移重複不勝其弊宜敕有司務從簡易兵興以來忠臣烈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湮没無聞者甚衆乞遣史官一員廣爲采訪以議褒嘉興定元年遷武勝州節度使改吏部尚書知開封府坐縱軍人家屬出城當杖詔解職四年復知開封府復坐以事囑警巡使完顔金僧奴降爲鄭州防禦使未幾復爲知開封府事

張翰字林卿忻州秀容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隰州軍

事判官有誣昆弟三人爲刼者翰微行廉得其狀白于州
釋之歷東勝義豐會川令補尚書省令史除户部主事遷
監察御史丁母憂服闋調山東路鹽使丁父憂起復尚書
省都事户部員外郎大安間平章政事獨吉思忠參知政
事承裕行省翰充左右司郎中論議不相叶處置乖方翰
屢爭之不見省承裕就逮衛紹王知翰嘗有言召見撫慰
之改知登聞鼓院兼前職遷侍御史貞祐初爲翰林直學
士充元帥府經歷官中都戒嚴調度方殷改户部侍郎宣
宗遷汴翰規措扈從粮草至貞定上書言五事一曰彊本
謂當裒兵徒徙豪民以實南京二曰足用謂當按蔡汴舊

渠以通漕運三曰防亂謂當就集義軍假之官印使相統
攝以安反側四曰省事謂縣邑不能自立者宜稍併之旣
以省官且易於備盜五曰推恩謂當推恩以示天子所在
稱幸之意上略施行之翰雅有治劇才所至輒辦遷河平
軍節度使都水監提控軍馬使俄改戶部尚書是時初至
南京庶事草略翰經度區處皆有條理是歲卒謚達義
任天寵字清叔曹州定陶人也明昌二年進士調考城主
簿再遷威戎縣令縣故堡寨無文廟學舍天寵以廢署建
有兄弟訟田者天寵諭以理義委曲周至皆感泣而去調
泰定軍節度判官丁父憂服闋調崇義軍節度判官補尚

書省令史右三部檢法司正遷監察御史改右司都事遷員外郎改左司諫轉左司郎中遷國子祭酒貞祐初轉秘書監兼吏部侍郎改中都路都轉運使時京師戒嚴粮運艱阻天寵悉力營辦曲盡勞瘁出家貲以濟飢者全活甚衆監察御史高夔劉元規舉天寵二十人公勤明敏有材幹可安集百姓遷户部尚書三年中都不守天寵繼走南京中道遇兵死之謚純肅

贊曰程寀任熊祥遼之進士孔璠范拱事宋事齊太祖皆見禮遇而金之文治日以盛矣張用直父子並列舊學劉樞之練達王脩之彊敏於事楊伯雄之善諷諫工辭藻蕭

貢溫迪罕綈達之文藝適時之數人者迭用於正隆大定明昌之間張翰任天寵之經理調度宣宗南遷猶賴其用焉金源氏百餘年所以培植人才而獲其效者於斯可槩見矣

列傳第四十三

列傳第四十四　金史一百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勑修

張暐　張行簡　賈益謙

劉炳　朮虎高琪　塔不也

張暐字明仲莒州日照縣人博學該通登正隆五年進士調陳留主簿淄州酒稅副使課增羨遷昌樂令改永清令補尚書省令史除太常博士兼國子助教丁父憂服除調山東東路轉運副使入爲太常丞兼左贊善大夫章宗封原王兼原王府文學章宗冊爲皇太孫復爲左贊善轉左

諭德兼太常丞充宋國報諭使至盱眙宋人請赴宴韓曰
大行在殯未可及受賜不舞蹈宋人服其知禮使還遷太
常少卿兼修起居注改禮部郎中修起居注如故遷右諫
議大夫兼禮部侍郎明昌元年太傅徒單克寧薨章宗欲
親爲燒飯是時孝懿皇后梓宮在殯韓奏仰惟聖慈追念
勲臣恩禮隆厚孰不感勸太祖時享尚且權停若爲大臣
燒飯禮有未安今已降恩旨聖意至厚人皆知之乞俯從
典禮則兩全矣章宗從之上封事者言提刑司可罷韓上
疏曰陛下即位因民所利更法立制無慮數十百條提刑
之設政之大者若爲浮議所搖則内外無所取信唐開元

中或請選擇守令停採訪使姚崇奏十道採訪猶未盡得人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守令皆稱其職然則提刑之任誠不可罷擇其人而用之生民之大利國家之長策也因舉漢刺史六條以奏上曰卿言與朕意合禮部尚書孫即康鞫治鎬王永中事還奏有詔復訊羣臣舉暐及兵部侍郎烏古論慶壽上使參知政事馬琪諭暐曰百官舉閤實鎬王事要勿屈抑其人亦不可虧損國法上因謂宰臣曰鎬王視永蹈為輕馬琪曰人臣無將由是永中之獄決矣霍王從彝母早死溫妃石抹氏養之明昌六年溫妃薨上問從彝喪服暐奏慈母服齊衰三年桐杖布冠禮

也從舜近親至尊壓降與臣下不同乞於未葬以前服白布衣絁巾旣葬止用素服終制朝會從吉上從其奏承安元年八月壬子上召暐至內殿問曰南郊大祀今用度不給俟他年可乎暐曰陛下卽位于今八年大禮未舉宜亟行之上曰北方未寧致齋之際有不測奏報何如對曰豈可逆度而妨大禮今河平歲豐正其時也上復問曰僧道三年一試八十而取一不亦少乎對曰此輩浮食無益有損不宜滋益也上曰周武帝唐武宗後周世宗皆賢君其壽不永雖曰偶然似亦有因也對曰三君矯枉太過今不毀除不崇奉是爲得中矣是歲郊見上帝爲頌之翰林修

撰路鐸論胥持國不可用因及董師中趨走持國及丞相襄之門上曰張暐父子必不如是也三年爲御史大夫懇辭不許明年坐奏事不實奪一官解職起爲安武軍節度使致仕例給半俸久之暐不復請遂止暐自妻卒後不復娶亦無姬侍齋居與子行簡講論古今諸孫課誦其側至夜分乃罷以爲常歷太常禮部二十餘年最明古今禮學家法爲士族儀表子行簡行信行信自有傳

行簡字敬甫穎悟力學淹貫經史大定十九年進士第一除應奉翰林文字丁母憂歸葬益都杜門讀書人莫見其面服除復任章宗即位轉修撰進讀陳言文字攝太常博

士夏國遣使陳慰欲致祭大行靈殿行簡曰彼陳慰非專祭不可廷議遣使横賜高麗比遣使報哀彼以細故邀阻且出嫚言俟移問還報横賜未晚從單克寧韙其言深器重之轉翰林修撰與路伯達俱進讀陳言文字累遷禮部郎中同天臺劉道用改進新曆詔學士院更定曆名行簡奏乞覆校測驗俟將來月食無差然後賜名詔翰林侍講學士党懷英等覆校懷英等校定道用新曆明昌三年不置閏即以閏月爲三月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金木星俱在危十三度道用曆在十三日差一日三年四月十六日夜月食時刻不同道用不曾考驗古今所記比證事迹輙以

上進不可用道用當徙一年收贖長行彭徽等四人各杖
八十罷去羣臣屢請上尊號章宗不從將下詔以示四方
行簡奏曰往年飢民棄子或匄以與人其後詔書官爲收
贖或其父母衣食稍充即識認官亦斷與之自此以後饑
歲流離道路人不肯收養肆爲捐瘠餓死溝中伏見近代
御災詔書皆曰以後不得復取今乞依此施行上是其言
詔書中行之久之兼同修國史改禮部侍郎提點司天臺
直學士同修史如故行簡言唐制僕射宰相上日百官通
班致賀降階答拜國朝皇太子元正生日三師三公宰執
以下須羣官同班拜賀皇太子立受再答拜今尚書省宰

執上日分六品以下別爲一班揖賀宰執坐荅揖左右司郎中五品官廷揖亦坐荅之臣謂身坐舉手荅揖近於坐受也宰執受賀其禮乃重於皇太子恐於義未安別嫌明徵禮之大節伏請宰執上日令三品以下官同班賀宰執起立依見三品官儀式通荅揖上曰此事何不早辨正之如都省擅行鄉論之是矣行簡對曰禮部蓋嘗參酌古今典禮擬定儀式省廷不從輒改以奏下尚書省議遂用之宰執上日三品以下羣官通班賀起立荅拜自此始行簡轉對因論典故之學乞於太常博士之下置檢閲官二員通禮學資淺者使爲之積資乃遷博士又曰今雖有國朝

集禮至於食貨官職兵刑沿革未有成書乞定會要以示無窮承安五年遷侍講學士同修史提點司天如故泰和二年爲宋主生日副使上召生日使完顏璫戒之曰卿過界勿飲酒每事聽於行簡謂行簡曰宋人行禮好事末節苟有非是皆須正之舊例所有不可不至上復曰頗聞前奉使者過淮每至中流即以分界爭渡船此殊非禮卿自戒舟人且語宋使曰兩國和好久矣不宜爭細故傷大體丁寧諭之使悉此意也四年詔曰每奏事之際須令張行簡常在左右五年羣臣復請上尊號上不許詔行簡作批荅因問行簡宋范祖禹作唐鑑論尊號事行簡對曰司馬

光亦嘗諫尊號事不若祖禹之詞深至以謂臣子生謚君父頗似慘切上曰卿用祖禹意荅之仍曰太祖雖有尊號太宗未嘗受也行簡亡不拘對偶引祖禹以微見其意從之其文深雅甚得代言之體改順天軍節度使上謂行簡曰卿未更治民今至保州民之情僞卒難臆度如何治之則可對曰臣奉行法令不敢違失獄訟之事以情察之餘制公吏禁抑豪猾以鎮靜爲務庶幾萬分之一上曰在任半歲或一年所得利害上之行簡到保州上書曰比者括官田給軍旣一定矣有告欲別給者輙從其告至今未已名曰官田實取之民以與之奪彼與此徒啓爭端臣所管

已撥涇澤縣地三百餘頃復告水占沙鹹者三之二若悉從之何時可定臣謂當限以月日不許冊告爲便下尚書省議奏請如實有水占河塌不可耕種本路及運司佐官按視尚書省下按察司覆同然後改撥若沙鹹塉薄當準已撥爲定制曰可六年召爲禮部尚書兼侍講同修國史祕書監進太一新曆詔行簡校之七年上遣中使馮賢童以實封御札賜行簡曰朕念鎬鄭二王誤干天常自貽伊慼槀葬郊野多歷年所朕甚悼焉欲追復前爵備禮改葬卿可詳閱唐貞觀追贈隱巢并前代故事密封以聞又曰欲使石古乃於威州擇地營葬歲時祭奠兼命衛王諸子

中立一人爲鄭王後謹其祭祀此事旣行理須降詔卿草詔文大意一就封進行簡乃具漢淮南厲王長楚王英唐隱太子建成巢剌王元吉譙王重福故事爲奏幷進詔草遂施行爲累遷太子太保翰林學士承旨尚書修史如故貞祐初轉太子太傅上書論議和事其略曰東海郡侯嘗遣約和較計細故遷延不決今都城危急豈可拒絕臣願更留聖慮包荒含垢以救生靈或如遼宋相爲敵國歲奉幣帛或二三年以繼選忠實辨捷之人往與議之庶幾有成可以紓患是時百官議者雖有異同大槩以和親爲主爲莊獻太子葬後不置宮師官升承旨爲二品以寵行簡

兼職如故三年七月朝廷備防秋兵械令內外職官不以丁憂致仕皆納弓箭行簡上書曰弓箭非通有之物其清貧之家及中下監當丁憂致仕安有所謂如法軍器今繩以軍期補弊修壞以求應命而已與倉猝製造何以異哉若於隨州郡及猛安謀克人戶拘括擇其佳者買之不足則令職輸所買之價庶不擾而事可辦左丞相僕散端平章政事高琪盡忠右丞賈益謙皆曰丁憂致仕者可以免此權參政烏古論德升曰職官久享爵祿軍興以來曾無寸補況事已行而復改天下何所取信是議也丁憂致仕官竟得免是歲卒贈銀青榮祿大夫謚文正行簡端愨慎

密爲人主所知自初入翰林至太常禮部典貢舉終身縉紳以爲榮與弟行信同居數十年人無閒言所著文章十五卷禮例纂一百二十卷會同朝獻禘祫喪葬皆有記錄及清臺皇華戒嚴爲壽自公等記藏于家

贊曰張暐行簡世爲禮官世習禮學其爲禮也行於家庭講於朝廷施用於鄰國無不中度古者官有世學學有專門金諸儒臣唯張氏父子庶幾無愧於古乎

賈益謙字彦亨沃州人也本名守謙避哀宗諱改焉大定十年詞賦進士歷仕州郡以能稱明昌閒入爲尚書省令史累遷左司郎中章宗諭之曰汝自知除至居是職左司

事不爲不練凡百官行止資歷固宜照勘勿使差繆若武
庫署直長移剌郝自平定州軍事判官召爲典輿副轄在
職才五月降授門山縣簿尉朕比閲貼黄行止乃俱書作
一十三月行止尚如此失實其如選法何蓋是汝不用心
致然爾今姑杖知除掾汝勿復犯之五年爲右諫議大夫
上言提刑司官不須遣監察體訪宜據其任内行事考其
能否而升黜之上曰卿之言其有所見乎守謙對曰提刑
官若不稱職衆所共知且其職與監察等臣是故言之上
嘉納焉是年夏上將幸景明宮清暑守謙連上䟽極諫之
上御後閤召守謙入對稱旨進兼尚書吏部侍郎時鎬王

以疑忌下獄上怒甚朝臣無敢言者守謙上章論其不可言極懇切上諭之曰汝言諸王皆有覬心而游其門者不無橫議此何等語固當罪汝以汝前言事亦有當處故免既而以議衛王事有違上意解職削官二階承安元年七月降爲寧化州刺史五年八月改爲山東路按察使轉河北西路轉運使泰和三年四月召爲御史中丞四年三月出爲定武軍節度使八年六月復爲御史中丞八月改吏部尚書九月詔守謙等一十三員分詣諸路與本路按察司官一員同推排民戶物力上召見於香閣諭之曰朕選卿等隨路推排除推收外其新強銷乏户雖集衆推唱然

銷之者勿銷不盡如一戶元物力三百貫今蠲減二百五十貫猶有不能當新強者勿添盡量存氣力如一戶添三百貫而止添二百貫之類卿等宜各用心百姓應當賦役十年之間利害非細苟不稱所委治罪當不輕也尋出知濟南府移鎮河中大安末拜參知政事貞祐二年二月改河東南路安撫使俄知彰德府三年召爲尚書省右丞會宣宗始遷汴梁益謙乃建言汴之形勢惟恃大河今河朔受兵群盜並起宜嚴河禁以備不虞凡自北來而無公憑者勿聽渡是時河北民遷避河南者甚衆侍御史劉元規上言僑戶宜與土民均應差役上留中而自以其意問宰

臣丞相端平章盡忠以爲便益謙曰僑戶應役甚非計也
蓋河北人戶本避兵而來兵稍息即歸矣今旅寓倉皇之
際無以爲生若又與地著者並應供億必騷動不能安居
矣豈主上矜恤流亡之意乎上甚嘉賞曰此非朕意也因
出元規章示之三年八月進拜尚書左丞四年正月致仕
居鄭州興定五年正月尚書省奏章宗實錄已進呈衛王
事迹亦宜依海陵庶人實錄纂集成書以示後世制可初
胡沙虎弑衛王立宣宗一時朝臣皆謂衛王失道天命絕
之虎實無罪且有推戴之功獨張行信抗章言之不報舉
朝遂以爲諱及是史官謂益謙嘗事衛王宜知其事乃遣

編修一人就鄭訪之盖謙知其旨謂之曰知衛王莫如我
然我聞海陵被弑而世宗立大定三十餘年禁近能暴海
陵蟄惡者輒得美仕故當時史官脩實録多所附會衛王
爲人勤儉慎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及者多矣吾知此
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年朝議偉之正
大三年年八十薨三子賢卿顒卿翔卿皆以門資入仕
贊曰賈益謙於衛紹王可謂盡事君之義矣海陵之事君
子不無憾焉夫正隆之爲惡暴其大者斯亦足矣中冓之
醜史不絶書誠如益謙所言則史亦可爲取富貴之道乎
噫其甚矣傳曰不有廢者其何以興

劉炳葛城人每讀書見前古忠臣烈士爲國家畫策慮萬世安輒歎息景慕貞祐三年中進士第即日上書條便宜十事其一曰任諸王以鎭社稷臣觀往歲王師屢戰屢劫率皆自敗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將帥非才既無靖難之謀又無効死之節外託持重之名而内爲自安之計擇驍果以自隨委疲懦以臨陣陣勢稍動望塵先奔士卒從而大潰朝廷不加詰問輒爲益兵是以法度日紊倉庾日虛閭井日凋土地日蹙自大駕南巡遠近相望益無固志吏任河北者以爲不幸逡巡退避莫之敢前昔唐天寶之末洛陽潼關相次失守皇輿夜出向非太子廻趨靈武率先諸

將則西行之士當終老於劍南矣臣願陛下擇諸王之英明者總監天下之兵北駐重鎮移檄遠近戒以軍政則四方聞風者皆將自奮前死不避折衝厭難無大於此夫人情可以氣激不可以力使一卒先登則萬夫齊奮此古人所以先身教而後威令也二曰結人心以固基本天子惠人不在施予在于除其同患因所利而利之今艱危之後易於爲惠因其欲安而慰撫之則忠誠親上之心當益加於前日臣願寬其賦役信其號令凡事不便者一切停罷時遣重臣按行郡縣延見耆老問其疾苦選廉正黜貪殘拯貧窮卹孤獨勞來還定則效忠徇義無有二志矣故曰

安民可與行義危民易與爲亂惟陛下留神三曰廣收人材以備國用備歲寒者必求貂狐適長塗者必畜騏驥河南陝西車駕臨幸當有以大慰士民之心其有操行爲民望者稍擢用之平居可以勵風俗緩急可以備驅策昭示新恩易民觀聽陰係天下之心也四曰選守令以安百姓郡守縣令天子所恃以爲治百姓所依以爲命者也今衆庶巳弊官吏庸暗無安利之才貪暴昏亂與姦爲市公有斗粟之賦私有萬錢之求遠近囂囂無所控告自今非才器過人政迹卓異者不可使在此職親勳故舊雖望隆資高不可使爲長吏則賢者喜於殊用益盡其能不肖者愧

慕而思自勵矣五曰褒忠義以勵臣節忠義之士奮身効命力盡城破而不少屈事定之後有司略不加省棄職者顧以恩貸死事者反不見録天下何所慕憚而不爲自安之計邪使爲臣者皆知殺身之無益臨難可以苟免甚非國家之利也六曰務農力本以廣蓄積此最強兵富民之要術當今之急務也七曰崇節儉以省財用今海内虛耗田疇荒蕪廢奢從儉以紓生民之急無先於此者八曰去冗食以助軍費兵革之後人物凋喪者十四五郡縣官吏署置如故甚非審權救弊之道九曰修軍政以習守戰自古名將料敵制勝訓練士卒故可使赴湯蹈火百戰不殆

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服習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主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可不慎哉十曰修城池以備守禦保障國家惟都城與附近數郡耳北地不守是無河朔矣黃河豈足恃哉書奏宣宗異焉復試之曰河北城邑何術可保兵民雜居何道可和鈔法如何而通物價如何而平炳對大略以審擇守將則城邑固兵不侵民則兵民和歛散相權則鈔法通勸農薄賦則物價平宣宗雖異其言而不能用但補御史臺令史而已

論曰劉炳可謂能言之士矣宣宗召試旣不失對而以一

臺令史賞之足以倡士氣乎

术虎高琪或作高乞西北路猛安人大定二十七年充護衛轉十人長出職河間都總管判官召爲武衛軍鈐轄遷宿直將軍除建州刺史改同知臨洮府事泰和六年伐宋與彰化軍節度副使把回海備鞏州諸鎮宋兵萬餘自鞏州轆轤嶺入高琪奮擊破之賜銀百兩重綵十端青宜可内附詔知府事石抹仲温與高琪俱出界與青宜可合兵進取詔高琪曰汝年尚少近聞與宋人力戰奮勇朕甚嘉之今與仲温同行出界如其成功高爵厚禄朕不吝也詔封吴曦爲蜀國王高琪爲封冊使詔戒諭曰卿讀書解事

蜀人亦識威名勿以財賄動心失大國體如或隨去奉職有違禮生事卿與喬宇體察以聞使還加都統號平南虎威將軍宋安丙遣李孝義率步騎三萬攻秦州先以萬人圍皂角堡高琪赴之宋兵列陣山谷以武車為左右翼伏弩其下來逆戰既合宋兵陽却高琪軍見宋兵伏不得前退整陣宋兵復來凡五戰宋兵益堅不可以得志高琪分騎為二出者戰則止者佚止者出則戰者還還者復出以更久之遣蒲察桃思剌潛兵上山自山馳下合擊大破宋兵斬首四千級生擒數百人李孝義乃解圍去宋兵三千致馬連寨以窺湫池遣夾谷福壽擊走之斬七百餘級大

安三年累官泰州刺史以糺軍三千屯通玄門外未幾升
縉山縣爲鎮州以高琪爲防禦使權元帥右都監所部糺
軍賞賚有差至寧元年八月尚書左丞完顏綱將兵十萬
行省於縉山敗績貞祐初遷元帥右監軍閏月詔高琪曰
聞軍事皆中覆得無失機會乎自今當即行之朕但責成
功耳是月被詔自鎮州移軍守禦中都迤南次良鄉不得
前乃還中都每出戰輒敗紇石烈執中戒之曰汝連敗矣
若再不勝當以軍法從事及出果敗高琪懼誅十月辛亥
高琪自軍中入遂以兵圍執中第殺執中持其首詣闕待
罪宣宗赦之以爲左副元帥一行將士遷賞有差丙寅詔

曰胡沙虎畜無君之心形迹露見不可盡言武衛副使提
點近侍局慶山奴近侍局使斜烈直長撒合輦累曾陳奏
方慎圖之斜烈漏此意於按察判官胡魯胡魯以告翰林
待制訛出訛出達於高琪今月十五日將胡沙虎戮訖惟
茲臣庶將恐有疑肆降札書不匿厥旨論者謂高琪專殺
故降此詔頃之拜平章政事宣宗論馬政顧高琪曰往歲
市馬西夏今肯市否對曰木波畜馬甚多市之可得括緣
邊部落馬亦不少矣宣宗曰盡括邊馬緩急如之何閱三
日復奏曰河南鎮防二十餘軍計可得精騎二萬緩急亦
足用宣宗曰馬雖多養之有法習之有時詳諭所司令加

意也貞祐二年十一月宣宗問高琪曰所造軍器往往不可用此誰之罪也對曰軍器美惡在兵部材物則戶部工匠則工部宣宗曰治之且將敗事宣宗問楊安兒事高琪對曰賊方據險臣令主將以石墻圍之勢不得出擒在旦夕矣宣宗曰可以急攻或力戰突圍我師必有傷者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自中都議軍事還上書求見乞屏左右故事有奏密事輙屏左右先是太府監丞游茂以高琪威權太重中外畏之常以為憂因入見屏人密奏請裁抑之宣宗曰既委任之權安得不重茂退不自安復欲結高琪詣其第上書曰宰相自有體豈可以此生人主之疑招

天下之議恐高琪不相信復曰茂嘗聞見主上實惡相公權重相公若能用茂當使上不疑而下無所議高琪聞茂嘗請間屏人奏事疑之乃具以聞游茂論死詔免死杖一百除名自是凡屏人奏事必令近臣一人侍立及素蘭請密召至近侍局給筆札使書所欲言少頃宣宗御便殿見之惟留近侍局直長趙和和侍立素蘭奏曰日者元帥府議削伯德文哥兵權朝廷乃詔領義軍改除之命拒而不受元帥府方欲討捕朝廷復赦之且不令隷元帥府不知誰爲陛下畫此計者臣自外風聞皆出平章高琪宣宗曰汝何以知此事出於高琪素蘭曰臣見文哥與永清副提

控劉温牒云差人張希韓至自南京道副樞平章慶分巳奏令文哥隸大名行省毋遵中都帥府約束温即具言於帥府然則文哥與高琪計結明矣上頷之素蘭復奏曰高琪本無勳望嚮以畏死擅殺胡沙虎計出於無聊耳妬賢能樹黨與竊弄威權自作威福去歲都下書生樊知一詣高琪言乣軍不可信恐生亂高琪以刀杖決殺之自是無復敢言軍國利害者使其黨移剌塔不也為武寧軍節度使招乣軍已而無功復以為武衛軍使以臣觀之此賊滅亂紀綱戕害忠良實有不欲國家平治之意惟陛下斷然行之社稷之福也宣宗曰朕徐思之素蘭出復戒曰慎無

泄也四年十月

大元大兵取潼關次蒿汝間待闕臺院令史高嶷上書曰向者河朔敗績朝廷不時出應此失機會一也及深入吾境都城精兵無慮數十萬若効命一戰必無今日之憂此失機會二也旣退之後不議追襲此失機會三也今已度關不亟進禦患益深矣乞命平章政事高琪爲帥以厭衆心不報御史臺言兵踰潼關崤澠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絶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況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

臣等所為寒心也不攻京城而縱其别攻州縣是猶火在腹心撥置于手足之上均一身也願陛下察之請以陝西兵扼拒潼關與右副元帥蒲察阿里不孫為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人各付精兵數千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詔付尚書省高琪奏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略非所知也遂寢高琪止欲以重兵屯駐南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也宣宗惑之計行言聽終以自斃未幾進拜尚書右丞相奏曰凡監察有失糾彈者從本法若人使入國私通言語說知本國事情宿衛近侍官承應人出入親王公主宰執之家災傷闕食體究不實

致傷人命轉運軍儲而有私載及考試舉人關防不嚴者並的杖在京犯至兩次者臺官減監察一等論贖餘止坐專差者任滿日議定升降若任內有漏察之事應的決者依格雖爲稱職止從平常平常者從降罰制可高琪請修南京裏城宣宗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城雖完固能獨安乎初陳言人王世安獻攻取盱眙楚州策樞密院奏乞以世安爲招撫使選謀勇二三人同往淮南招紅襖賊及淮南宋官宣宗可其奏詔泗州元帥府遣人同往興定元年正月癸未宋賀正旦使朝辭宣宗曰聞息州透漏宋人此乃彼界饑民沿淮爲亂宋人何敢犯我高琪請伐之以廣

疆土上曰朕但能守祖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討高琪謝曰今雨雪應期皆聖德所致而能包容小國天下幸甚臣言過矣四月遣元帥左都監烏古論慶壽簽樞密院事完顏賽不經略南邊尋復下詔罷兵然自是與宋絕矣興定元年十月右司諫許古勸宣宗與宋議和宣宗命古草牒以示宰臣高琪曰辭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不足取遂寢集賢院諮議官呂鑑言南邊屯兵數十萬自唐鄧至壽泗沿邊居民逃亡殆盡兵士亦多亡者亦以人煙絶少故也臣嘗比監息州榷場每場所獲布帛數千匹銀數百兩大計布帛數萬匹銀數千兩兵興以來俱失之矣夫軍民有逃

亡之病而國家失日獲之利非計也今隆冬沍寒吾騎得騁當重兵逼境上馳書諭之誠爲大便若俟春和則利在於彼難與議矣昔燕人獲趙王趙遣辯士說之不許一牧竪請行趙王乃還孔子失馬馭卒得之人無貴賤苟中事機皆可以成功臣雖不肖願効牧竪馭卒之智伏望宸斷詔問尚書省高琪曰鑑狂妄無稽但其氣岸可尚宜付陝西行省俻任使制可十二月胥鼎諫伐宋語在鼎傳高琪曰大軍已進無復可議遂寢二年胥鼎上書諫曰錢穀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天子總大綱責成功而已高琪曰陛下法上天行健之義憂勤庶務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階也鼎

言非是宣宗以南北用兵深以爲憂右司諫呂造上章乞
詔内外百官各上封事直言無諱或時召見親爲訪問陛
下博采兼聽以盡群下之情天下幸甚宣宗嘉納詔集百
官議河北陝西守禦之策高琪心忌之不用一言是時築
汴京城裏城宣宗問高琪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如何高
琪曰終當告成但其濠未及浚耳宣宗曰無濠可乎高琪
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来臣等愈得効力宣宗曰與其臨
城曷若不令至此爲善高琪無以對高琪自爲宰相專固
權寵擅作威福與高汝礪相唱和高琪主機務高汝礪掌
利權附已者用不附已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負材力或與

巳頡頑者對宣宗陽稱其才使斡當於河北陰置之死地自不兼樞密元帥之後常欲得兵權遂力勸宣宗伐宋置河北不復爲意凡精兵皆置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輙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平章政事英王守純欲發其罪密召右司員外郎王阿里知案蒲鮮石魯剌令史蒲察胡魯謀之石魯剌胡魯以告尚書省都事僕散奴失不僕散奴失不以告高琪英王懼高琪黨與遂不敢發頃之高琪使奴賽不殺其妻乃歸罪於賽不送開封府殺之以滅口開封府畏高琪不敢發其實賽不論死事覺宣宗久聞高琪姦惡遂因此事誅之時興定三年十二月也尚書省都事僕散

奴失不以英王謀告高琪論死蒲鮮石魯剌蒲察胡魯各杖七十勒停初宣宗將遷南欲置糺軍于平州高琪難之及遷汴戒彖多厚撫此軍彖多輒殺糺軍數人以至于敗宣宗末年嘗曰壞天下者高琪彖多也終身以爲恨云

移剌塔不也東北路猛安人明昌元年累官西上閤門使二年襲父謀克泰和伐宋有功遷授同知慶州事權廸列糺詳穩丁父憂起復西北路招討判官改尚輦局使曹王傅貞祐二年遷武寧軍節度使招徠中都糺軍無功平章高琪庇之召爲武衛軍都指揮使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嘗面奏高琪黨比語在高琪傳尋知河南府事兼副統

軍徙彰化軍節度使上言盡籍山東河間大名猛安人爲兵老弱城守壯者捍禦又言河東地險人勇步兵爲天下冠可盡調以戍諸隘從之自是河東郡縣屯兵少不可守矣改知臨洮府事兼陝西副統軍貞祐三年十一月破夏兵于熟羊寨平章高琪率宰臣入賀曰塔不也以少敗衆蓋陛下威德所致宣宗曰自古興國皆賴忠賢今茲立功皆將率諸賢之力也乃以塔不也爲勸農使兼知平凉府事進階銀青榮祿大夫四年伐西夏攻威靈安會等州興定元年知慶陽府事三年遷元帥左都監卒

論曰高琪擅殺執中宣宗不能正其罪又曲爲之說以詔

臣下就其事論之人君欲誅大臣而與近侍密謀于宮中已非其道謀之不密又爲外臣所知以告敗軍之將因殺之以爲說此可欺後世邪金至南渡譬之尪羸病人元氣無幾琪喜吏而惡儒好兵而厭靜沮遷亂之議破和宋之謀正猶繆醫投以烏喙附子秖速其亡耳使宣宗於擅殺之日即能伸大義而誅之何至誤國如是邪

列傳第四十四